



新的一天

许立志 | 著

许立志 | 编选

作家出版社

新的一天

许立志 | 著

秦晓宇 | 编选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的一天 / 许立志 著; 秦晓宇 编选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5. 3

ISBN 978-7-5063-7836-9

I. ①新… II. ①许…②秦… III. ①诗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32654号

新的一天

作者: 许立志

编者: 秦晓宇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

特约编辑: 余燕龙

装帧设计: 蒋浩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6 × 210

字数: 106千

印张: 8.75

版次: 2015年3月第1版

印次: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836-9

定价: 32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合同书

乙方(员工) 事业群 IDSBG

姓名 许立志 工号 44204924

性别 男 年龄 24

身份证号码 445221199006074116

住址 广东省揭东县

联系电话 15914062920

序

“一颗螺丝掉在地上”

秦晓宇

—

2014年9月30日下午近两点，九零后诗人许立志来到深圳龙华一座大厦的十七层，他疾步走到窗前，向外眺望了五分钟之后纵身一跃。10月1日0点0分，他预设了定时发送的一条微博“新的一天”，准时发布于他已辞别的这个世界的新的这一天。

许立志，曾用笔名浅晓痕，生于1990年7月28日，广东揭阳市揭东县东寮村人。父母均为普通农民，田间劳作之余父亲常以潮州乐器椰胡自娱，母亲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。高中毕业后许立志在广州、揭阳等地打过工，2010年开始写诗。2011年初赴深圳，进入富士康公司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。2014年2月合约期满后

曾去江苏谋职，不久返回深圳，失业半年。9月26日与富士康又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、入职月薪1900元的劳动合同，孰料四天后便跳楼身亡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不能回村安葬，他的大哥许鸿志于是决定就在深圳附近的海域将他海葬。10月15日上午我们跟富士康进行了第二轮谈判，下午我陪鸿志前往南澳，随行的还有工人诗纪录电影《我的诗篇》的导演吴飞跃及其大象微纪录团队，他们拍摄了整个海葬过程。

登舟前，鸿志捧着骨灰瓮，穿过一条阴潮的涵道；在这条方圆几百米通往码头的必经之路上，海鲜贩子分列两旁；他们面前的方塑料盆散发出刺鼻的腥味，有人挑挑拣拣，有人讨价还价。我忽然想到，塑料盆里那些所谓的海鲜，一直生活在大海里，最终却不得以陆地为归宿，而许立志恰恰相反，相反而又相似。鸿志的身子骨原本单薄，现在更显憔悴了，此时此刻弟弟就在怀中，被紧紧抱着，只是业已化作银灰色的粉末。就在他上船时，一个怀抱婴儿的女子登上了另一艘快艇，扬波而去。正是黄昏时分，港口宁静，泊着大大小小的船，海天铅灰一色，鸿志沿着一条夕光临时织就的丝绸之路，驶向大海深处的落日。他伫立船头，挥洒着，墓园浩淼，弟弟随风飘散，一如其诗歌谶言：“等我死后/你们把我的骨灰/撒在茫

茫大海”……

二

许立志绝大部分诗作是在富士康打工期间内完成的，此前他大概只写过三首诗。那是2010年10月，在揭阳一家验钞机公司当店员的许立志做了个阑尾手术，随后在家休养了几日，这很可能促成他用另一种眼光来打量自我及其熟悉的乡村世界，诗兴陡起，在他年届二十前途未卜之际。这三首诗有着青春期写作常见的一些毛病，这些毛病在他日后的许多作品中也都没能完全消除。第一首《夜路》模仿海子的痕迹较重，譬如结尾部分：

……月光月光 请让我靠在你肩膀

掉在稻田沟渠的一角 你未见过的一角

泪水在 沟渠的一角

泪水三千 我抬不起的右手 只取一勺

这样的句式恐怕来自海子的《谣曲》“小灯，小灯，抬起他埋下的眼睛”，以及《不幸》“丰足的羊角

呜呜作响的羊角/王冠和疯狂的羊角”。不过敏锐的节奏感（如“泪水在”之断句从语法角度讲并不合适，却是合乎声律的三字顿），以及韵脚的处理，均体现了成为一名优秀诗人所必需的语感天赋。

随后他写了《短袖》，共六十四行，是他创作的最长的一首诗——进入富士康后他几乎只写二十行以内的短诗，辛苦打工之余，每天能够用于写作的时间精力少得可怜，这样的篇幅容易一气呵成。和《夜路》相比，《短袖》更是将声律，尤其自由穿插的韵脚，发展成一首诗的结构因素。在这首诗中，我们还领略到一种捕捉和深化意象的能力。如果说长袖善舞是形容成熟练达善于钻营，那么短袖意味着与此相反的少年心性；如果说“裹着芸芸众生”的“棉袄”可保暖御寒，那么敏感单薄的短袖很容易被现实的寒冷所侵袭，在“冷空气南下南方”之时；如果说诗人幻想被谁披上的“锦绣貂裘”象征了富贵，那么短袖在诗中无疑喻指贫寒。我们知道，对于红袖、翠袖、水袖、罗袖等，中国文学已有十分丰富精彩的书写，而许立志苦心经营了短袖意象，以此抒发贯穿古今的少年愁。

我注意到，三首最初的习作都有夜意象：《夜路》不消说了；《短袖》结尾是“夜雨 夜雨下/短袖

可为家”；《光阴·岸》写到“夜雾的腰带”。许立志就是带着这种越来越浓重的黑夜意识上路的。他或许已预感到，这黑夜就是他的现实，而容纳了黑夜的诗歌又几乎是他唯一的灯火，有诗为证：

啊，时光，你竟比猫轻盈，比酒深沉
黄昏已尽，黑暗里我并不孤独
路的转角，有诗歌为我掌灯
——《黄昏偶感》

许立志再拾诗笔，已是大半年之后，这时他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已经兀立了四个月了，“所在的工站赐我以/双手如同机器”，“手上盛开着繁华的/茧，渗血的伤/……自己早站成了/一座古老的雕塑”（《流水线上的雕塑》）。这是他在富士康所写的第一首诗，《短袖》中缥缈空泛的少年愁有了具体、深刻的缘由，并镌刻于一具疲乏伤痛的躯体；这具被厂方的标准作业指导书、巨细无遗的规章制度以及庞大冷酷的工业机器系统雕塑着的躯体，被牢牢地固定在流水线上，还那么年轻，却仿佛在几个月里历尽沧桑，“古老”提示了这一点，此外它也暗示“我”的经历乃是一种古老的命运。两年半后，习惯了流水线

作业的许立志又写下《流水线上的兵马俑》。诗中已没有矫饰煽情的词句与顾影自怜的感伤，只有冷峻的白描。诗人将“雕塑”换成“兵马俑”，诗意批判的力度更强了。同样表现人的异化状态，“一座古老的雕塑”聚焦于自我，“兵马俑”则指向一个庞大的群体。和一般的雕塑不同，兵马俑是物化的躯体，也是殉葬品（而车间在许立志的另一首诗里被称为“青春的最后一块墓地”），数量惊人，整齐划一，严阵以待，正如一个专制的工业帝国中处于准军事化高压管理之下的农民工们，“整装待发/静候军令/只一响铃工夫/悉数回到秦朝”。那么，这些“流水线上的兵马俑”究竟在打工，还是在服兵役、当牛马？他们究竟是现代社会的产业工人，还是传统社会的奴隶？对于这种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被异化与奴化的“诗意”，马克思早有阐论：“将劳动者贬抑成机器的一个附属品，摧毁他的工作中任何吸引人的魅力，并且将工作转变成一项令人憎恨的苦劳……它们扭曲他的工作环境，使他在劳动过程中臣服于令人憎恶的卑劣独裁统治。”（《资本论》）

许立志的书架上并没有马克思的著作，不过中学时代被灌输的那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，或许曾让他反感，也很快被抛诸脑后，现在却很可能被真实的处境

激活了。和许多农民工诗人一样，他的诗歌主要是某种游民意识的体现，但随着打工日久，他的阶级意识也在生成和发展，为其写作带来强劲的批判性，以及一种更广阔的人间情怀。在《发展与死亡》中许立志这样写道：“工业区呼吸粗粝疆域扩张，无视工人集体爆发/集体失眠集体死亡一样活着”。而《我谈到血》作为一首言志之诗，更是他的阶级立场、政治态度、社会情怀、文学观念的一次集中表达：

一滴滴在打工路上走动的血
被城管追赶或者机台绞灭的血
沿途撒下失眠，疾病，下岗，自杀
一个个爆炸的词汇
在珠三角，在祖国的腹部
被介错刀一样的订单解剖着
我向你们谈到这些
纵然声音喑哑，舌头断裂
也要撕开这时代的沉默
我谈到血，天空破碎
我谈到血，满嘴鲜红

在富士康，上白班时许立志从早晨八点工作到

下午五点，若加班便延至七点；晚班则从夜里八点到早晨五点，加班同样延长两小时。白班和晚班一个月颠倒一回，大部分工作时间他需要站着完成生产操作。于是辛劳疲惫成了许立志的生活基调与诗歌主题：“左手用于白班，右手用于晚班/老茧夜以继日地成长”（《车间，我的青春在此搁浅》），“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，双手如飞/多少白天，多少黑夜/我就那样，站着入睡”（《我就那样站着入睡》），“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/我想合上双眼，不再熬夜和加班”（《远航》），“多少个夜班过后，我最大的梦想，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归”（《夜班》），“穿着工衣，他们的疲倦暴露无遗/白班不见太阳，晚班不见月亮”（《疲倦》），“你的名字被钉在厂牌上/你的名字不疼不痒/你的名字只是疲倦”（《泪》），“人行天桥上走过更多的我/心藏疲倦”（《下班路上》）……这真是，君问苦劳句，千辞不可删。

许立志的身体也在不舍昼夜的积劳中出现了一些状况。譬如呼吸道问题，“日光灯高悬，照亮我身体黑暗的部分/它们已漫漶成咳嗽、喉痛、腰弓”（《我愿在海上独自漂流》）。譬如失眠和胃痛的问题，“习惯了加班/一旦放假反倒在梦之外徘徊”（《失

眠》），“雨声潇潇的凌晨他开始失眠/咳嗽，胃痛，头晕，焦虑”（《异乡人》）。尤其偏头痛，大约2011年底开始发作，“郁积了三百天的劳累/在岁末被命名为偏头痛”（《苍老的哭泣》）；然后持续困扰着许立志，“身躯正一寸寸腐化/像我长年的偏头痛/不声不响地漫过血管”（《梦回故乡》）；并最终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富士康。2014年1月15日，他在《杀死单于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每个夜班过后/偏头痛就会悄然降临/为此我苦恼了整整三年”，但“这个早上”，诗人突然觉得他不再是低着头颅的打工仔，而化身为昂首挺胸的汉朝将军，一箭洞穿了单于的胸口。许立志用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民族仇恨与战争，来表达他对富士康的愤恨与决裂之情。一箭射杀单于的描写，让人想到王维的名句“偏坐金鞍调白羽，纷纷射杀五单于”，此诗题为《少年行》，几天后劳动合同到期，许立志果然以“少年行”的豪迈告别了富士康。但这又是一个走出与返回的悲凉故事。可以想象，当他四处碰壁求职不顺，在失业半年后万般无奈重返富士康之时，他会是多么沮丧和绝望！

和其他农民工诗人一样，在外打工期间，许立志也写过不少乡愁诗。这些诗里固然有想家的因素，但频现的“故乡”一词更多的具有乌托邦意味，是诗

人借以抒发其生活苦痛现实悲愁的一个支点、一个符号、一个参照，类似《诗经·硕鼠》中“爰得我所”的“乐土”。在这类诗中，许立志把自己描述为“远道而来的异乡人”、“远离家乡的游子”，这种不加淬炼随手使用泛滥陈辞套语的做法，堪称败笔；且揭阳离深圳并不远，三百公里而已，远的是故乡隐然象征的美好生活。辞世前两个月，许立志写了一首《团聚》，这是他最后的几首诗之一：

我的生命已经活过两轮
我应该知足了
剩下的最后几天
我回到了我的村庄
带着一垛松松垮垮的年龄和疾病

昔年破败的祖屋
在我的亲人们相继离开以后
不知从哪一夜起
也塌得只剩半堵土墙了
呵，真是懂事的半堵墙啊
即使塌，也要塌成一块墓碑的样子

不久前我去过他的村庄，实际情形是，祖屋仍在，并未倒塌，仍然居住着他的父母。倒是一户邻家院落几近废墟，屋子差不多倾塌了，一扇破烂的木门旁有半壁土墙，矗立在野草中，仿佛拥有随时间而来的智慧，能平静地接受自身的衰亡，用许立志幽默中透着苍凉的妙语来说，“真是懂事的半堵墙啊”。我不知道它是不是《团聚》中那半堵土墙的原型，但我确信，许立志的还乡，仅仅是以诗歌的方式完成的象征行动，因为赴死前半年内，他并没有回过家乡。

三

在今天，农民工诗人已然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文学力量，许立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。大部分农民工诗人倾向于运用质朴平实的语言、经验主义的方式来直抒胸臆，场景化地书写“到处潜悲辛”的打工生活与工厂世界，在“有诗为证”的意义上揭示底层的生存处境，表现出浓郁的自传色彩。这样的写法许立志当然也很擅长，不过一个有出息的诗人不会满足于像一名熟练工那样，在一套驾轻就熟的生产模式下如法炮制；他必须因地制宜，铤而走险，将现实生活的能量转化为文学创造力。

农民工诗人创造的最主要的文学形象，便是形形色色的打工者形象。由于有作者充沛的个人经验的支撑，这些形象总的来说有血有肉、各具特色，只是写法往往千篇一律。而许立志写《进城务工者》，可谓自出机杼，别具匠心：

多年前
他背上行囊
踏上这座
繁华的都市

意气风发

多年后
他手捧自己的骨灰
站在这城市的
十字路口

茫然四顾

郑小琼的诗集《女工记》用诗歌为一个个女工立传。和“农民工”一样，“女工”也是集合名词，该名

词之下的每一个个体经常性地处于匿名状态，其生命印迹常常被蔑视、被忽略、被抹杀。郑小琼的写作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“把这个‘们’换作她，一个有姓名的个体”，深入呈现“‘们’背后的个体命运和他们的个人经历……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”（《〈女工记〉后记》）。这是很可贵的努力。而许立志反其道而行之，用一种极简主义笔法将“进城务工者”处理成一个几乎剥去所有个体特征的抽象存在，却也因此涵盖了一切农民工。这首诗可分为对比强烈的上下两阕。上阕用写实的笔法，勾勒出一个满怀希望进城打工的寻常画面；下阕则以震惊手法描绘了一个极其荒诞的结局。然而非荒诞到死，不足以写出那种刻骨的悲愤与绝望，以及无限苍凉的宿命之感。两阕合而观之，就是任何一个进城务工者的人生剪影，就是一部城市迫使进城务工者从希望走向死灭的传奇，就是一座无名打工者的纪念碑，就是亿万农民工被注定的悲剧命运。而结尾表达了对此的困惑与忧思：城市、进城务工者、历史，该何去何从？

许立志的《一颗花生的死亡报告》完全抄袭了某一花生酱的产品说明书。我曾断言，现代艺术与现代文学有很多可以共享的观念和手法，但毕竟是两码事，譬如现成品艺术在文学中就不成立。而这首诗令